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後學鹿水何鏗編校

郁離子

千里馬

郁離子之馬孳得馱馱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

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

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熹華之山寔維

帝之明都爰有絳羽之雉苞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為能

凝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爽鳩

見而請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

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
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
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
空穴而殷巖嶠松杉栢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
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鵲聞而大惕畏其挺已也使鷄
讒之于王母之使曰是雝而竒其音不祥使鷄日逐之進幽
昌焉雝委羽于海濱鷄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
內吾子之不爲幽昌而爲雝也我知之矣

郁離子憂須臾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為是
也吾憂矣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
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鋌而含銛鏑者孰不有所
俟今弗慮也旦夕有動于將安所適乎須臾曰昔者太冥主
不周河洩于其岫且泐老童過而惴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
冥怒以為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
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
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
皆水裂土墮于淵沮焉太冥逃客死于崑崙之墟其臣皆亡
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
子何為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為其然也
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子執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姬冶

子早喪其父政屬于家僮沸用賄於是家口迫將改父之舊
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
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况於
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悔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
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
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
土矣是為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鳧翰飛戾天匪
鱣匪鮪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為而不憂哉戚之次
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
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為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
君子之生於世也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若夫
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為而自孽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為良而
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
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
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
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
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
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
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

之都那豎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為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為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暮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濬謂郁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與鬼爭神則隱而卧其偶鬼弗知其誰為之也乃釐于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卧醮而起焉鬼見以為是卧我者也歐之踣而死今天下之卧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祇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

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異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璣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異

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為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于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焉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而皆求于子子無以應之則將曉于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瀆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為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寵而矜客至則群呀

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烏烏攫腐以食腥
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烏群睨
而耐之如其類鴟入講于宮王使射之鴟死烏乃呀而啄之
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
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斗
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為散馬散馬日食
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為司馬故天下
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
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異之北土純色者

為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厖為中乘居內廐以備乘
輿之闕戎事用之異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
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為散馬以遞傳服百役
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
年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鈺鼓而辟易望
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驟
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于王王及
大臣皆右內廐既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為
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
弗採亦奔馬之高足驥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

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
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
勞懼弗有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
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望粟而取農不
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
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于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為出不虛價
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賤貴惟買者之欲
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
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

其兼取者趨稍緩再其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
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
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于上官其去也無以餽舟人皆
笑以為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
無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賔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
任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惟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公謀之請粟
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
白於是衆工皆備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
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

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
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饗錫矣弗可
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
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
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脩權歸下隸賄
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闕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宓於外閫者曰瓠里
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離
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為先生計哉瓠
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

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舶弗予予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
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則
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為哉徐市無
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
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于沙立今之
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
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
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
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

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胍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胍道聽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胍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于時為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颺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笑曰女几之山乾鵲所巢有虎出于樸欬鵲集而噪之鵲聞之亦集而噪鵲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鵲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鵲鵲無以對鵲笑曰鵲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為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

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
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
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
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
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
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
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
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况敢逆
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求而塞之

斯可矣今此之不塞而力過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闕
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
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喻焉盜而獲賞
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
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戒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
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
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煙火出也而
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
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

出煙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煙出火也

魯般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薨楸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間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為楹不斷柱以為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楓柟松栝杉楮柞檀無所不收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杙為桷曲者為枅直者為楹長者為椽短者為椽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柟楹剪為楹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枯無之乎吾何為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髑髏而戴之以拜北斗而傲福于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狽見而謂之曰若之所戴者死人之髑髏也人死肉腐而為泥枯骨存焉是為髑髏髑髏之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况敢以瀆上

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行未至闕伯之墟獵人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鬪體者九尾之狐死聚羣狐而焚之沮三百仞三年而梟乃熄

漢愍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用也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謀夕其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奠蛟蜿蜒出有風隨之颼颼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至木盡拔彌三日不止伊洛溼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郁離子曰螢之為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炤物取而寘諸

燭下則黝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在月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後魏制虎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况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羣力是故德不可窮而

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
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
以加焉雖假而愈在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
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
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况在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
今人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
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為迂而舍之至于死弗寤哀
哉

齊湣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

侯以求為帝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
成哉臣竊悲其為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
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
天下之獸見之咸驚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
皮蒙之出于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他日豕暴于其田乃使
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倚諸衢田者呼豕逸于莽遇象虎而
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為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在
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駮也直虎且不
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响而前攫而噬之顛磔而死今齊實
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駮乎明年望諸君

以諸侯之師入齊潛王為淖齒所殺
蟾蜍游于泱泱之澤蚶蚶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俱入
月使鼃醜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于月中身棲桂樹之陰
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蚶蚶曰若是則
予不能從矣予處泱泱之中一日而三飽予焉能從彼單棲
于泱溲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鼃醜復命使
返而窺之則方據溷而食其蛆監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
眊眊然鼃醜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
焉能從子蟾蜍蹙額而哈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
也

郁離子曰射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
知也亦不如之矣故射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
朋之來也則相與持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豹焉未暇顧其後
也而搏之者至矣虎雖猛其美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
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豹而已

玄豹

石季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揜
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
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黜黜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
以澤其毛而廣其文文成矣而復欲忌何其蚩也是故縣黎

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
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柱是乎椎鑿來而扁鑄發矣
桂樹之輪囷詰樛與栲樛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
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物其明欲人之不知
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繫于能言蜩蠹獲于善鳴樗以惡而
免割瓢以苦而不烹何如翳子之燔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
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羣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柱是木朽
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埳瘠如也一日野火至
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于火所
未至已而俱焚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
投諸奔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
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
子游為武城宰郭門之埳有鶴遷其巢柱基門之表基門之
表以告曰鶴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大水乎子
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埳沒
而雨不止水且及于基門之表鶴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喚莫
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西郭子游與公孫詭賈處俱為微行昏夜踰其鄰人之垣

鄰人惡之坎其性來之冷而置澗焉一夕又往于僑先墮于
澗弗言而招僑隨僑從之墮欲呼于僑掩其口曰勿言俄
而涉虛至亦墮于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至也君子謂西郭
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污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
不仁甚矣

蒼食之山溪水合流入于江有道士築于其上以事佛甚謹
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
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澗督善水者繩以俟人
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且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
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

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矓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
則瞠目眦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
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
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豢龍先生采藥于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豢龍先生拱
而立頃之老父仰而噓俯而凝其神王如也領而笑曰子欲
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
我豢龍先生晚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
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晞日精宅厚坤以
為家澡沆瀣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

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病不生皞皞熙熙
躋于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莢而紫莖
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葱萋萋蔚茂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
之老者考少者壽病者已疴者起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
山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馥馥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
木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于寢興
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岫嶠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菁
菁上拂穹青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不炎
其馨菲菲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煮而服
之可以祛百邪消毒淫扶陽抑陰欽真歸元岷山之陰有草

焉葉如翠眊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
黃良煮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痲毒熱一
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
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
裂着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人
流為瘡瘻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但有殺人之
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執無求美弗得而為形似
者所誤秦龍先生慨然而悲願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為乎俯俯而不揚櫛櫛而無所容幽膠於灌
莽之中翳朽籜而不見太陽不已瘁乎吾餘竦竦峯梢拂九

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鸚鵡翠鸞
朝夕和鳴暖霧晴嵐山蒸澤烘結為祥雲五色備象八音成
聲絢為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繁兮若春葩曜
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為明堂之棟梁言既棘倚風
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
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于時
秦運未開構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為明堂之棟梁而剪為
黃腸與腐肉同歸于冥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
不盈尋大不踰指扶疎屈律不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
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
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螫父為司馬熊螫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
吾將以為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螫父氏不遇遇
其僕于遠為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
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腊蛇以為糧之齊齊人館之厚
客喜侑主人以文跌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為其薄也
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
退

郁離子學道于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為金之術遂往入九折
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于太陽右目取水於

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渾胚胚如珠在胎
焜焜爰爰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
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
猱與魁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羣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
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彼
將以智奪之以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柅
鞞之鞞鐵躍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為其
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
忸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也揚揚

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惋而嗟攝而搔之涅去而
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
其妻美而額壓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禡其翟見焉
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
谷之木生于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
天之有日月也梧立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舊而待新新
未嘗不敢竭其舊旦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粟喜而歸曰
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
其缺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暎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
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為虎已

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采
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
召醫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
代之赭荆之玉岫屩之沙禹同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
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鑿無問之珣玕琪合汞鉛
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
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
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
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
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秦龍先生謂石
羊子曰往予泝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
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予唏之曰天有風主為予汝乎
何為泣也

靈丘丈人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
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
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
何昔者之煊煊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隣之叟對曰以逢螽請問
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蠶也園有廬廬有守剝木以為蠶
之宮不鑄不磨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

五五為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墮
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蠹
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
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羸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
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
不葺汙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艱脆出入障礙而
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蝻同其房而不知螻螳鑽其室
而不禁鷓鴣掠之于白日狐狸竊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
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為國有
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
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眚
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
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憊愚宥過誤知
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于禍稔惡
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罪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
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
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為則也一代之私
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
雖難以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拯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子可嚙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觝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觝觝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在是衛牛之觝者賈十倍在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觝農官弗能禁邇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廐甯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為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舉焉杜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于榮澤城懿公

髮彫問于赤羽雕曰盜日殺而日多何也赤羽雕曰未也而今方多耳髮彫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雕曰乘子之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為盜髮彫曰請聞之赤羽雕曰昔者螿蟻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長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于民民瘵弗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于江之源擒螿蟻殺之相回聞螿蟻之死也毀壁而出取其尸以為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大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宮玉升木而號化為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甘餒肉于螿蟻也能無洩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

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刑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羣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于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讒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執人之言曰蠱

蟲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于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為恩乎景睢

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也蔥蔥然復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瞽瞍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己之長自聵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聵人有耳目而

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况於自
警自贖乎瞽且聵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蓋之
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譎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
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
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為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
也而施之譎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為譎與欺
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姦
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况於慕效之相承
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為蠅蠅

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執惑如良醫
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譎與欺
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瓠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獸人曰得生馬之
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駮僕難未與也大夫
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瓠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
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
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為
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為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
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

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圍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
不見僕之不可無驂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
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為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旦日視朝必詆楚以為笑且
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柎
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為容國人大夫傳以達
于朝狙而揚遂以楚為果不如宋而先為其言者亦惑焉柎
是謀伐楚大夫華犢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獲牛之柎
黠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勝不
足以直一敗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于穎上王

益逞華犢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
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况大國乎
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袖其至矣王怒華犢出奔齊
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
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蔣于青渚禺
彊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
鼈曰吾笑爾之躑躍而憂爾之暗也夔曰我之躑躍不猶爾
之跛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
故跛之則羸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

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
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即且與蚤遇于曠蚤褰首而逝即且追之踰旋焉繞之蚤迷
其所如則呀以待即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脰食其
心齧其脣出其尻蚤死不知也他日行於燧見蜺蚺欲取之
蜺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即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
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蚤蚤噬木則木
翳齧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脰食其心茹鮮
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脣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於一寸
之蜺蚺乎跋其足而凌之蜺蚺舒舒焉曲直其角煦其沫以

俟之即且黏而顛欲走則足與泥盡解解臆而卧為蟻所
食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
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
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
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
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為之役乎言未既衆
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携而入
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
無道發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

窮矣

蒙人衣後視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視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鄰婁子泛于河中泝而弱水滂煦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為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為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將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為天仙其左右為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鐘烹爓明膏火窮晝夜今子之庭無雨暘寒暑皆如市鵝羊鴨雞之聲啞嚙嘈贊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為天仙而為鬼伯也明年而敗于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有獻陵鯉于商陵君者以為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蠹商陵君使秦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扶之在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宮中夜穴甃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蠹以伺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為秦龍來矢蠹以邀之龍

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
為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經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
也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
憑焉柱是其國晝夜霧巫給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
信以為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塏義和氏之子之
庵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翳者霧也霧之氣可以
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
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今
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譎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

夫穴子之常居也今以譎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
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其給遂沮之未朞月雷
殺其蛇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响而槁

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
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
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
齋三日而烹食之入嚙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
其骸人為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
其餘又死柱是圓室之人皆食之而死柳離子曰今之求生
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

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為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終

